

古代漢語

下

蔣冀騁 主編 唐賢清 副主編
GUDAI HANYU

● 湖南大學出版社

古代漢語

下

蔣冀騁 主編 唐賢清 副主編
GUDAI HANYU

教育部漢語言文字學教學內容與教材改革研究課題成果
湖南省漢語言文字學重點學科資助



● 湖南大學出版社

目 錄

先秦兩漢

氓	《詩經》	(2)
蒹葭	《詩經》	(5)
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	(7)
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	(11)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14)
秦晉殽之戰	《左傳》	(17)
楚歸晉知罃	《左傳》	(23)
祁奚薦賢	《左傳》	(26)
邵公諫弭謗	《國語》	(28)
富辰諫周王伐鄭	《國語》	(30)
馮諼客孟嘗君	《戰國策》	(33)
趙威后問齊使	《戰國策》	(38)
魯仲連義不帝秦	《戰國策》	(40)
觸龍說趙太后	《戰國策》	(49)
學而	《論語》	(54)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論語》	(56)
子路	《論語》	(58)
季氏將伐顓臾	《論語》	(59)
苛政猛於虎	《禮記》	(62)
大同	《禮記》	(63)
教學相長	《禮記》	(65)
博學	《禮記》	(66)
大學之道	《禮記》	(67)

誠意	《禮記》	(68)
寡人之於國也	《孟子》	(70)
齊桓晉文之事	《孟子》	(72)
夫子當路於齊	《孟子》	(78)
禮與食孰重	《孟子》	(81)
非攻(節錄)	《墨子》	(83)
《老子》四章	《老子》	(86)
逍遙遊(節錄)	《莊子》	(90)
秋水(節錄)	《莊子》	(94)
天論(節錄)	《荀子》	(97)
察傳	《呂氏春秋》	(102)
五蠹(節錄)	《韓非子》	(105)
離騷(節錄)	《楚辭》	(113)
淮陰侯列傳	《史記》	(120)
魏其武安侯列傳	《史記》	(141)
論積貯疏	《漢書》	(159)
藝文志·諸子略(節錄)	《漢書》	(162)
孔雀東南飛	《樂府詩集》	(168)

三國魏晉南北朝

試藝品	《修行本起經》	(177)
須大拏經	《六度集經》	(184)
佛說鰲彌猴經	《生經》	(190)
醫師治王病喻	《雜譬喻經》	(194)
長者無耳目舌品	《賢愚經》	(196)
長者請舍利弗摩訶羅緣	《雜寶藏經》	(204)
三重樓喻	《百喻經》	(209)
得金鼠狼喻	《百喻經》	(211)

染閔滅胡	《觀世音應驗記》	(212)
女化蠶	《搜神記》	(215)
殷仲堪節儉	《世說新語》	(217)
于法開與支遁爭名	《世說新語》	(218)
顧雍喪子	《世說新語》	(219)
華佗傳	《三國志》	(221)
情采	《文心雕龍》	(230)
齊民要術序(節錄)	《齊民要術》	(236)
淮水	《水經注》	(238)
事死不得過生法	《太平經》	(239)
僮約	王褒	(245)
治家	《顏氏家訓》	(250)
風操(一)	《顏氏家訓》	(251)
風操(二)	《顏氏家訓》	(252)
陳情表	李密	(253)
奏彈劉整	任昉	(256)

唐宋元明清

俠客行	李白	(264)
客至	杜甫	(265)
長恨歌	白居易	(266)
終南山	王維	(269)
錦瑟	李商隱	(269)
夫婦生五男	王梵志	(271)
世間慵懶人	王梵志	(272)
寒山詩(節錄)		(273)
拾得詩(節錄)		(276)
八聲甘州	柳永	(277)

江城子·密州出獵	蘇軾 (278)
鳳凰臺上憶吹簫	李清照 (279)
八聲甘州	辛棄疾 (280)
醜女緣起(節錄)	《敦煌變文集》 (281)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節錄)	《敦煌變文集》 (288)
慧忠國師(節錄)	《祖堂集》 (293)
石鞏和尚(節錄)	《祖堂集》 (296)
朱子語類(節錄)	(298)
象山語錄(節錄)	(300)
燕雲奉使錄(二)	《三朝北盟會編》 (303)
過獅子林及樹人國第五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305)
碾玉觀音	(307)
簡帖和尚	(314)
大宋宣和遺事(節錄)	(327)
劉知遠諸宮調(節錄)	(334)
西廂記諸宮調卷六(節錄)	董解元 (340)
西廂記雜劇(節錄)	王實甫 (344)
【南呂】一枝花 不伏老	關漢卿 (349)
一二六八年周至重陽萬壽宮聖旨碑	元代白話碑 (351)
雜例·碾死人移屍	《元典章》 (354)
侵盜·侵盜官錢·配役	《元典章》 (355)
元朝秘史(節錄)	(356)
老乞大(節錄)	(360)
朴通事(節錄)	(368)
金瓶梅(節錄)	(371)
水滸傳(節錄)	(375)
後記	(379)

先秦兩漢

詩 經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周代詩歌三百零五篇。先秦時祇稱《詩》或《詩三百》，從漢代開始，儒家列為經典之一，故稱《詩經》。《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類。“風”有十五國風，即周南、召南、邶等十五個地區的詩歌，共一百六十篇。“雅”有小雅、大雅，共一百零五篇。“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共四十篇。

《詩經》中詩篇所產生的時代，上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紀），前後共五百多年。《詩經》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其中，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宗教性的頌詩以及反映貴族階級奢侈生活的宮廷詩和歌頌周王朝祖先“功德”的敘事詩。此類作品為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但思想內容貧乏。自周厲王以後，周王朝衰落，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從貴族中分化出一些下層知識分子，他們對現實產生不滿，寫了一些諷刺政治腐敗的社會詩。此類作品反映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對統治者的腐敗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詩經》裏的精華是民間歌謠。此類作品反映了當時廣闊的社會生活，揭露了貴族階級的罪惡，表達了被剝削階級的憤怒和對剝削階級的強烈譴責和反抗。其中也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勞動生活和愛情。這些作品因其較強的現實主義精神和較高的藝術水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詩經》反映了兩千多年前文學語言的真實面貌，是研究上古漢語的寶貴資料。

經過秦焚書坑儒後，漢代傳《詩經》的有四家。齊人轅固所傳的叫“齊詩”，魯人申培所傳的叫“魯詩”，燕人韓嬰所傳的叫“韓詩”，魯人毛亨所傳的叫“毛詩”。自東漢鄭玄為毛詩作箋後，學毛詩的越來越多，其他三家則逐漸衰廢。現在流傳的《詩經》就是毛詩。

《詩經》的注本有很多，比較通行的有：《毛詩正義》（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詩集傳》（宋朱熹著）、《毛詩傳箋通釋》（清馬瑞辰著）、《詩毛氏傳疏》（清陳奐著）等。

氓

【題解】選自《詩經·衛風》。這是春秋時代衛國的一首民歌，描述了一個勤勞善良的婦女被丈夫始亂終棄後，回憶戀愛的經過和婚後的遭遇，訴說自己痛苦的心情。此詩反映舊社會裏婦女被壓迫的情況。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1]。匪來貿絲，來即我謀^[2]。送子涉淇，至于頓丘^[3]，匪我愆期^[4]，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5]

【注釋】

[1] 氓：民。這裏是指詩中所說的男子。蚩蚩：敦厚的樣子。布：在這裏是指用來交換的東西，相當於後來的貨幣。貿：交易，買。

[2] 匪：非。即：就，靠近。謀：商量事，這裏指商量婚事。

[3] 子：男子尊稱。涉：渡。淇：水名，在今河南境內。頓丘：地名，在今河南境內。

[4] 愆：錯過。愆期：即延誤日期。

[5] 將：請，願。秋以為期：即“以秋為期”，指以秋天作為結婚的日期。

乘彼墉垣，以望復關^[1]。不見復關，泣涕漣漣^[2]。既見復關，載笑載言^[3]。爾卜爾筮，體無咎言^[4]。以爾車來，以我賄遷^[5]。

【注釋】

[1] 乘：升，登。墉垣：倒塌的牆。復關：地名。詩中男子所居住的地方。一說詩中男子所經過的地方。這裏是以地名指代詩中的男子。

[2] 泣涕：小聲哭著掉眼淚。哭不成聲曰泣。涕：眼淚。漣漣：淚流不斷的樣子。

[3] 既：終。載：副詞，又。

[4] 爾：你。卜：用龜甲占卜，以求吉凶。筮：用蓍草占卦。體：卦體，卦象。咎言：凶兆，不吉利的話。

[5] 賄：財物。這裏指嫁妝。遷：遷移，搬走。即搬到男子的家裏去。以：介詞，前

一“以”是“用”的意思，表工具，後一“以”是“將”的意思，表處置。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1]。于嗟鳩兮，無食桑葚^[2]。于嗟女兮，無與士耽^[3]。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4]。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注釋】

[1] “桑之”句：當桑樹沒有落葉的時候，它的葉子很光澤豐潤。此句是詩中的女子用以比喻自己年輕貌美。沃若：光澤豐潤的樣子。沃：澤潤。若：形容詞詞尾。

[2] 于嗟：感歎詞，表感歎。于：同“吁”。據說斑鳩吃多了桑葚會昏醉。這裏是比喻女子不要迷戀於愛情。無：別，不要。否定副詞，表示禁止。

[3] 士：男子的通稱。耽：沉溺。指迷戀愛情。

[4] 說：通“脫”，解脫。下句同。之：連詞，用於主謂之間，取消句子獨立性，將主謂結構變成偏正性的名詞結構。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1]。自我徂爾，三歲食貧^[2]。淇水湯湯，漸車帷裳^[3]。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4]。士也罔極，二三其德^[5]。

【注釋】

[1] 其：指桑葉。隕：落。詩中以桑的榮枯來比喻女子容貌的盛衰。這句是用來比喻女子容貌的衰老。

[2] 徂：適，往。徂爾：嫁給你。食貧：吃苦，指過貧苦日子。

[3] 湯湯：水勢大的樣子。漸：澆濕。帷裳：指車兩旁的帳幔。女子被休，遣回娘家，再一次經過淇水。來時吹吹打打，熱熱鬧鬧，回時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故有此淇水之慨。

[4] 爽：差錯。貳：用如動詞，不專一，即變心的意思。也：語氣詞，用於主語與謂語之間，以舒緩語氣。下句“士也罔極”的“也”與此同。

[5] 罔極：沒有定準，無常。罔：無。極：至，指標準、底線。二三其德：使其德行反復變化無常。二三：用如動詞，使動用法。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1]。夙興夜寐，靡有朝矣^[2]。言既遂矣，至於暴矣^[3]。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4]。靜言思之，躬自悼矣^[5]。

【注釋】

[1] 靡室勞矣：（你）沒有室事勞累。靡：無。

[2] 夙興夜寐：即早起晚睡的意思。靡有朝矣：即沒有一天不如此的意思。

[3] 言：我。遂：生育。《管子·兵法》：“定宗廟，遂男女，官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按：“遂男女”，就是育男女。《漢書·禮樂志》：“青陽開動，根莖以遂。”顏師古注：“遂者，言皆生出也。”《廣雅·釋言》：“遂，育也。”這句是說“我已生育，你就對我暴虐了”，與《谷風》“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的意思相同。然而古書中“遂”解釋為“生”，大多指草木或牲畜之生，很少指人之生育，故這種解釋尚有可疑之處。又，“遂”有“安”和“順”的意義，意謂“我已安順了，你就對我暴虐了”，於意亦通。此外，有人把“言”釋為句首助詞，但詩歌語言受字數限制，除了抒情的需要使用語氣詞和湊足音節的助詞（置於其他詞的後面）外，一般不會用句首助詞。凡詩歌中位於句首的字而被解釋為句首助詞的，大多由於沒有合適的解釋，而強為之說，不可盡信。“言”在《詩經》中除用作言語義（名詞，動詞）外，一般用在動詞的前面，或兩個動詞之間，或形容詞、副詞和動詞之間。古人將這種“言”釋為“我”，後世則視語境的不同，做出不同的解釋。位於句首、後接動詞者，釋為助詞，認為沒有實際意義。如《詩經·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朱熹《詩集傳》：“言，辭也。”用於形容詞和動詞之間或副詞和動詞之間者，則釋為“焉”、“然”，看作詞尾。《詩經·小雅·大東》：“睠言顧之，潛焉出涕。”王先謙《集疏》：“《荀子·宥坐篇》引《詩》，‘睠言’作‘眷焉’，‘潛焉’作‘潛然’，亦魯異文。”《後漢書·劉陶傳》引此作“睠然顧之”。用於兩個動詞之間者，則釋為連詞，用如“而”。《詩經·小雅·小明》：“念彼共人，興言出宿。”朱熹《詩集傳》：“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遭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我們同意這種根據句中位置而做不同解釋的做法。“言既遂矣，至於暴矣”不同於上列的各種用法，而用於複句的句首。複句的句首一般會要求有主語，所以，我們釋“言”為“我”。

[4] 咥：笑的樣子。其：在此為形容詞詞尾。笑：嘲笑，恥笑。

[5] 靜言思之：靜下來想想這些。言：形容詞詞尾，然。俞敏《經傳釋詞劄記》認為：言是我的意思。此句的意思是：靜下來我想想這些。可備一說。躬：自身，自己。悼：悲傷。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1]。淇則有岸，隰則有泮^[2]。總角之宴，言笑晏晏^[3]。信誓旦旦，不思其反^[4]。反是不思，亦已焉哉^[5]！

【注釋】

[1] 及爾偕老：這是男子的誓言，指和你百年偕老的意思。老使我怨：指“及爾偕老”之類的誓言徒然使我怨恨而已。老：指“及爾偕老”之類的誓言。

[2] 則：還，尚且。隰(xí)：低濕的地方。泮：通“畔”，邊界。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淇河和低濕的地方都還有個邊兒，而自己的怨恨卻沒有個盡頭。

[3] 總角：古代成年男女，均將頭髮束起，成兩角狀，謂之總角。晏：歡樂。晏晏：快樂的樣子。

[4] 信誓：誠信的誓言。旦旦：誠懇的樣子。不思其反：沒想到他違背自己的誓言。反：違背。指男子變心。

[5] 反是不思：違背誓言不念舊情。是：代詞，指代誓言。亦已焉哉：也就算了吧。

蒹 葭

【題解】選自《詩經·秦風》。秦，當時的國名，在今陝西、甘肅一帶。這是一首懷人詩，重在抒情。每章都以寫秋景起興，然後直抒訪求伊人卻難得的情景，表達出一種深切的懷念之情。整首詩的意境顯得朦朧而優美。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1]。所謂伊人，在水一方^[2]。遡洄從之，道阻且長^[3]。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4]。

【注釋】

[1] 蒹葭(jiān jiā)：蘆葦。蒼蒼：茂盛的樣子。

[2] 所謂：所懷念的。伊人：那個人。伊：代詞，那個。一方：另一邊。

[3] 遡洄：逆流而上的意思。遡：逆水而上。洄：回流。從之：追他。阻：險阻，指道路難走。

[4] 遡游：順流而下。宛：副詞，仿佛。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1]。所謂伊人，在水之湄^[2]。遡洄從之，道阻且躋^[3]。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4]。

【注釋】

[1] 萋萋：茂盛的樣子。晞：乾。

[2] 湄：水草交接的地方，即岸邊。

[3] 躋：升高。指道路向高處延伸的意思。

[4] 坻：水中小塊高地，微高於水。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1]。所謂伊人，在水之涘^[2]。遡洄從之，道阻且右^[3]。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4]。

【注釋】

[1] 采采：茂盛、鮮明的樣子。已：止。乾了的意思。

[2] 涘：厓也。即水邊。

[3] 右：這裏指道路彎曲不直。周時尚左，所以以右爲迂回。

[4] 沚：小渚曰沚。即水中小塊陸地。

左 傳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又名《春秋左氏傳》。《左傳》是簡稱。它的作者已難考證。一般贊成司馬遷和班固的看法，認為是春秋晚期魯國史官左丘明。

《左傳》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它以魯國年號記年，記載了春秋時代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至魯悼公四年（公元前 463 年）間共 259 年的歷史，是一部比較全面反映春秋列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法令、外交、文化、風俗等狀況以及某些代表人物活動事蹟的史書。

《左傳》比較詳細地記載了諸侯國之間的爭霸或侵奪的鬥爭以及外交活動，記載了各諸侯國內部貴族之間的爭權鬥爭，還記載了當時的一些重要的自然現象，保存了當時流傳的許多遠古神話和歷史傳說。這對於研究我國古代社會，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左傳》善於用簡練生動的語言敘述複雜的戰爭或歷史事件，善於通過細節描寫來表現人物的心理活動和性格特徵，擅長描寫戰爭，並注意戰爭的起因、性質和戰略戰術原則，把戰爭看成是政治鬥爭的延續，並且提供了不少典型戰例，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它對後世史書的編寫和散文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左傳》的注本，主要有十三經注疏中的《春秋左傳注疏》（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今人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也值得參考。

鄭伯克段于鄆

【題解】本文選自《左傳·隱公元年》，題目是後加的。它記敘了春秋初期鄭莊公家庭內部母子、兄弟之間所發生的一場爭奪權利的鬥爭。

初^[1]，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2]。生莊公及共叔段^[3]。莊公寤生^[4]，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5]。愛共叔段，欲立之^[6]。亟請于武公^[7]，公弗許^[8]。及莊公即位^[9]，爲之請制^[10]。公曰：“制，巖邑也^[11]，虢叔死焉，佗邑唯命^[12]。”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13]。

【注釋】

[1] 初：當初。這是追敘往事的習慣用語。本文是寫公元前 722 年（魯隱公元年）的事，而鄭莊公出生是公元前 757 年，鄭莊公在位的時間爲公元前 743 年至公元前 701 年。

[2] 鄭武公：姓姬，武是諡號。申：姓姜的侯國。在今河南南陽。武姜：“武”表示丈夫的諡號，“姜”表示娘家姓姜。春秋時諸侯嫡夫人的稱謂，習慣上是以丈夫的諡號加上娘家的姓。

[3] 及：並列連詞，和。莊公：武公之子，在位四十三年。共叔段：莊公的同母弟，名段。叔：排行在末的，年少的。所以稱莊公之弟爲叔段。叔段後來出奔共國，其子孫遂以共爲氏，所以稱共叔段。莊公和共叔段都是其死後纔有的名稱。史書中常用後來的名稱來追稱歷史人物。

[4] 寤：通“悟”，逆，倒著。寤生：逆產，即胎兒出生時腳先出來。

[5] 遂惡之：就厭惡他。

[6] 立之：立他做繼承人。

[7] 亟：屢次。

[8] 公弗許：“公弗許之”的省略，即武公不答應立共叔段爲繼承人。

[9] 即位：天子或國君就職叫即位。

[10] 制：地名，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北，原爲東虢國的領地。東虢被鄭武公所滅，制就成了鄭地。

[11] 巖邑：險要的城邑。巖：險要。邑：人群居住的地方，這裏可理解爲城邑。

[12] 死焉：死在那裏。焉：兼詞，“於是”。佗：同“他”，旁指代詞，別的。唯命：

“唯命是聽”的省略。

[13] 京：地名，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南，為鄭國第二大城邑。大：同“太”。

祭仲^[1]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2]。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3]。今京不度，非制也^[4]。君將不堪^[5]。”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6]？”對曰：“姜氏何厭之有^[7]？不如早為之所^[8]，無使滋蔓！蔓難圖也^[9]。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10]”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11]。”

【注釋】

[1] 祭(zhài)仲：鄭大夫，字足，“仲”表示排行，所以有時稱祭仲足。

[2] “都城”句：都邑城牆超過三百丈，是國家的禍害。都：卿大夫或王侯子弟的封邑叫都。城：城牆。雉：長三丈，高一丈為一雉。

[3] 大都：大的都城。參國之一：國都[城牆]的三分之一。參(sān)：三。國：國都。中五之一：“中都不過五國之一”的省略。小九之一：“小都不過九國之一”的省略。

[4] 不度：不合法度。非制：不是先王的制度。

[5] 君將不堪：您將受不了。即您將無法控制局勢。堪：忍受。

[6] 焉：疑問代詞，哪裏，怎麼。辟：“避”的古字。

[7] 何厭之有：有什麼滿足。意即沒有滿足的時候。厭：吃飽，引申指滿足。之：代詞，複指前置賓語“何厭”。一說，助詞，賓語前置的標誌。“何厭之有”即可理解為“有何厭”。

[8] 早為之所：早點給他安排個地方。意即不要讓他的勢力得到發展。為之所：雙賓語結構。

[9] 無：同“毋”，不要。滋：益，更。蔓：蔓延。圖：圖謀。這裏指對付或控制。

[10] 猶：尚且。況：何況。

[11] 不義：即不義事，指不合道義的事情。自斃：自己栽跟頭。斃：仆倒，倒下。姑：姑且。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1]。公子呂曰^[2]：“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3]？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4]。”公曰：“無庸，將自及^[5]。”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6]，至於廩延^[7]。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8]。”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9]。”

【注釋】

[1] 既而：不久。鄙：邊邑。貳：副。貳於己：做自己的副助之城。《左傳》言“貳於×”者，共14例，皆為副助之意。《左傳·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僖公三十三年：“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文公五年：“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成公九年：“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貳於楚，即副助於楚，表面上忠於晉，暗中與楚國通款曲，副於楚國，故晉國伐之。杜預釋為“兩屬”，庶得其意。但將其義代入原文，尚有不暢，恐非確詁，故改訓為“副”。

[2] 公子呂：鄭大夫，字子封。

[3] “國不”句：國家不能忍受副助於別人的情況，您將怎麼辦？若之何：奈之何，對這種事情怎麼辦。

[4] 無生民心：使動用法，不要使民產生二心。

[5] “無庸”句：用不著，他將自己趕上[禍殃]。庸：用。及：趕上。一般是指趕上不好的方面。

[6] “收貳”句：太叔又把副助自己之地收為自己的領地。

[7] 廩延：地名。在今河南延津縣北，是鄭北鄙之地。

[8] 厚將得衆：土地擴大了，就將得到民心。厚：本義是山陵大。這裏指土地擴大。衆：百姓。這裏指民心。

[9] “不義”句：不合道義，百姓就不會親近他，土地擴張了將會垮臺。昵：“昵”的異體字，親近。

大叔完聚^[1]，繕甲兵，具卒乘^[2]，將襲鄭。夫人將啟之^[3]。公聞其期^[4]，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5]。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鄙^[6]。公伐諸鄆^[7]。五月辛丑^[8]，大叔出奔共^[9]。……

【注釋】

[1] 完：修治。聚：此指城邑。《說文》：邑落曰聚。

[2] “繕甲”句：修理鎧甲和武器，準備好步兵和兵車。具：準備。卒：步兵。乘（shèng）：兵車，包括一車四馬。

[3] 夫人將啟之：為動用法，姜氏將為共叔段開城門。即做內應。

[4] 期：指共叔段襲鄭的日期。

[5] 帥：率領。二百乘：春秋時都是車戰，兵車一乘有甲士（戴盔甲的兵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兵車，共有甲士六百人，步卒一萬四千四百人。

[6] 鄆：鄭國地名。在今河南鄆陵縣境。

[7] 諸：“之於”的合音。公伐諸鄆：即“公伐之于鄆”。

[8] 五月辛丑：即隱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古人以十天干十二地支紀日。

[9] 出奔：指逃到外國避難。奔：急跑，這裏指逃跑。

遂寘姜氏於城潁^[1]，而誓之曰^[2]：“不及黃泉，無相見也^[3]。”既而悔之^[4]。

【注釋】

[1] 寘：同“置”，放置，安置。這裏有“放逐”的意思。城潁：鄭國地名，在今河南臨潁縣西北。

[2] 誓之：向她發誓。

[3] “不及”句：不到黃泉不再相見。意思是永不見面。黃泉：地下的泉水，指人死後埋葬的地方，陰間。

[4] 既而：不久的意思。既：做完[這件事]。而：連詞，連接“既”和“悔”。悔之：為動用法，對這件事感到後悔。之：指寘姜氏於城潁和所發的誓。

潁考叔為潁谷封人^[1]，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2]，未嘗君之羹^[3]。請以遺之^[4]。”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5]！”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6]？”公語之故，且告之悔^[7]。對曰：“君何患焉^[8]？若闕地及泉^[9]，隧而相見^[10]，其誰曰不然^[11]？”公從之。公人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12]。”遂為母子如初^[13]。

【注釋】

[1] 潁考叔：鄭國大夫。潁谷：鄭國邊邑名，在今河南登封縣西南。封人：管理疆界的官。封：界也。

[2] “皆嘗”句：已經吃過我給的食物了。皆：既也，已經。俞敏《經傳釋詞割記》“終”字條說：“凡是‘完全’、‘完了’意思的詞都可以引申成‘既’，不限於‘終’。……‘皆’也訓‘既’。如隱元年《左傳》‘皆嘗小人之食矣’。”

[3] 羹：帶汁的肉。

[4] 遺(wèi)：給。這裏指留給。

[5] 繫(yī): 句首語氣詞。

[6] 敢問: 請問。何謂: 說的是什麼? 相當於現在“此話怎講?”

[7] “公語”(yù)句: 莊公把緣故告訴他,把後悔的事告訴他。“語之故”和“告之悔”都是雙賓語結構。

[8] 君何患焉: 在這件事上您憂慮什麼呢? 焉: 於是。

[9] 闕: 挖掘。

[10] 隧: 用如動詞,挖隧道。

[11] “其誰”句: 誰說不是這樣? 其: 語氣詞,加強反問。然: 這樣,指黃泉相見。

[12] “公入”句: 莊公和姜氏出入隧道都賦詩道:“大隧內外,其樂融融。”“出”與“入”、“之中”與“之外”都是互文。“融融”和“洩(yì)洩”都是形容快樂的樣子。

[13] 遂爲母子如初: 於是作爲母親和兒子像當初一樣。意思是姜氏和莊公恢復了母子關係。

君子曰^[1]: 穎考叔,純孝也^[2]。愛其母,施及莊公^[3]。詩曰:“孝子不匱,永錫而類^[4]。”其是之謂乎^[5]?

【注釋】

[1] 君子:《左傳》中常常假託“君子”來發表評論。

[2] 純: 猶篤也。即篤厚的意思。

[3] 施(yì): 延也。即延伸,擴展的意思。

[4] “孝子”句: 孝子的孝心沒有窮盡,永久地賜給你的同類。匱: 乏,盡。語出《詩經·大雅·既醉》。錫: 賜也。而: 代詞,你。

[5] 其是之謂乎: 大概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吧! 其: 表推測的語氣副詞。之: 代詞,複指前置賓語“是”。一說,結構助詞,賓語前置的標誌。

宮之奇諫假道

【題解】本文選自《左傳·僖公五年》,題目是後加的。本文寫晉獻公向虞國借道伐虢,宮之奇力諫虞公,用“輔車相依,唇亡齒寒”的道理來闡述虞和虢的關係,認爲小國之間必須緊密團結、互相支持,纔能免於被大國各個擊破。他在進諫的過程中,有力地駁斥了虞公迷信宗族關係和神權思想,指出“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因此應該實行德政,“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反映了當時的民本思想,難能可貴。